

〔美国〕萧逸著

玉兔东升



华文出版社

84653

二 7 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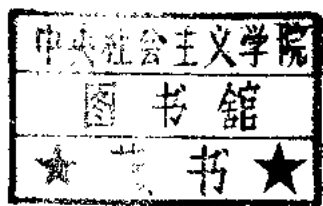
29



200411802

玉兔东升

(美) 萧逸著



华文出版社

(京)新登字 064 号

主 编:吴修书 刘万朗

责任编辑:徐 贲

封面设计:胡劭长 姜保玲

版式设计:陈赓灿

玉兔东升

(美)萧逸 著

华文出版社出版

(北京西城区府右街 135 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冶金工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8.375 字数 175 千字

1993 年 3 月第 1 版 1993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0 册

ISBN7-5075-0194-9/1·91 定价:5.00 元

内 容 简 介

D/C97/21

明武宗朱厚照时，奸宦专权，肆意残害忠良义士。兵部侍郎潘照只因在奏折中对倒行逆使的司礼太监有所微词，反被诬认“目无君上”的罪名，罢了官不算，竟以“廷杖”之名被活活打死。至此，宦官刘瑾之流仍不满足，又密派大内杀手和收买江湖黑道加害于潘氏遗孀与孤女。为伸张正义，保护忠良之后，大侠“西山鹤”的传人袁菊辰历尽艰辛，与锦衣卫所遣杀手、“燕山三狼”、“十三把刀”等众多武林恶煞和卖身求荣的山西巡抚洪大略等奸官进行了一次次较量和搏杀，使“吹雪”长剑光耀神州。

目 录

- | | |
|--------|-------|
| 沙锅居的早市 | (1) |
| 早 朝 | (6) |
| 廷 杖 | (9) |
| 有女怀春 | (13) |
| 这个人 | (18) |
| 张前李后 | (21) |
| 滚地人球 | (25) |
| 远 路 | (29) |
| 西风瘦马 | (33) |
| 大黄狗 | (36) |
| 鸡毛小栈 | (40) |
| 原来如此 | (43) |
| 旦夕祸福 | (47) |
| 残月剑 | (51) |
| 逆 旅 | (54) |
| 夜 店 | (58) |
| 软 禁 | (62) |

大行家	(65)
小试牛刀	(69)
土·佬	(73)
人中香莲	(77)
蚱蜢舟	(80)
出 剑	(83)
死亡约会	(87)
“十三把刀”	(90)
独脚龙王	(94)
水 遁	(97)
大黄归天	(101)
流 星	(104)
凶婆娘	(108)
“细雨飞丝”	(111)
迎 驾	(116)
羁 旅	(118)
毒	(121)
慧剑斩情丝	(126)
离 情	(129)
不速之客	(132)
黑 吃	(135)
杀人夜	(140)

顶上雷鸣	(140)
凶 讯	(144)
代州在望	(151)
凶 兆	(153)
长 夜	(157)
有眼无珠	(160)
魂 兮	(163)
痛定思痛	(168)
夜 审	(170)
出红差	(174)
迟来之恨	(178)
杀人者死	(180)
怒由心起	(185)
远 路	(188)
老者出马	(191)
桂花飘香	(195)
刀下游魂	(199)
老 猫	(201)
义薄云天	(205)
妙郎中	(208)
喜讯儿	(212)
苍 天	(216)

大盗一名	(218)
小舅子	(222)
好消息	(227)
病美人	(230)
救 星	(235)
白 村	(237)
失 头	(240)
火烧活人	(243)
玉兔东升	(249)

沙锅居的早市

李老大人最近常闹牙疼，吃东西不大俐落，一块“水晶肘子”，尽管味儿不差，进了嘴里咕噜过来又咕噜过去，却是怎么都嚼不烂，没法子下咽。

“好吃……是好吃……只是咬……不动……”

一张嘴说话，口水也淌了出来。

身旁挺漂亮的一个小跟班儿，赶忙送上手巾把儿，恭谨地为他老人家擦着流涎。

桌子上三个大官人，一起欠过身子来，大献殷勤，其中有人就拍了桌子：

“把掌柜的给我叫过来！”

掌柜的原就没有敢离开，这当口早市方开，面对着满屋子的大官，少说都在四品以上，哪一个他也惹不起。一听着吆喝，三脚并两步的来到跟前，低声下气的陪着小心：

“大人使唤哪！”

“不使唤你使唤谁！”

说话的人姓曹名同，字子秋，山西大同人。成化年进士出身，如今的官位是“太仆寺”少卿。平素话多，嗓门儿又大，同僚给他取了个外号“曹大嗓子”。

“自己瞧瞧！这肉怎么炖的？”曹大嗓子打着十足的官腔：“老大人牙不好你不知道？生意越干越回去了！”

“是……”

“快撤回去，给加把火去……”

“是……”

也甭招呼人了，掌柜的挽起了袖子，刚要端起沙锅，这才发现里面压根儿就没肉了，光剩下几块葱姜和一点汤汁，这个“肉”没法子再回锅了。

“这么吧！”算他会巴结买卖：“这锅没炖好，小的再给您各位大人重上一锅，老大人您再等等，一准烂！”

听听倒还像句人话。老大人怪过意不去的笑着：“就这……么吧……、你忙……你的去吧！”

挥了挥袖子，打发了掌柜的。老大人敢情那块肉还在嘴里“咕噜”，要不然怎么说话直跑气儿！

瞧瞧那一身讲究的穿戴，当知他的官位不小。

套句本地“北京”的官话——那敢情！这满朝文武，谁不知道他李东阳，李老相阁！

打天顺年进士出身，历官成化、弘治。如今已是正德年间，他老人家历官三朝，眼前还是个大红人，居官“文渊阁”大学士、礼部尚书，加太子太保，四十年清节不渝，外号“李不倒”，又称“不倒翁”，只凭着这个本事，阁揆当朝，再无一人能出其右。

谁都知道如今是大太监刘瑾当朝，一干子小人鸡犬飞天，多少朝士，由于不能“忍”而罢黜丢官，便是为此丧失性命也日有所闻。他老人家就有这一套忍耐功夫，逆来顺受——“退一步海阔天空”，这退可就保住了荣华富贵，下一步该怎么走，可就全看他老人家的了。

距离上朝，总还有半个来时辰。

新主子登基未久，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皇帝朱厚照，十来岁一个毛孩子，他懂得什么？还不是听从身边人的调唆？看谁不顺眼谁倒霉，谁让他“当时”不快活，他就让谁“一辈子”不快活。尤其这两天，风声鹤唳、人人自危。

怪的是，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英雄。越是昏君无能，小人当道，越有那不怕死的忠臣义士，偏偏不与苟同，犯颜直谏，这堂子戏可就热闹得紧，大家够瞧的了。

“沙锅居”早市方开，却已盛极而衰。已有人招呼着起驾套车，原因是早朝的时候近了。

说白了，他这个买卖原就是为着眼前的这些王公大臣早朝而开，招牌上明明就写着“过午不候”。

这里掌灶师傅的手艺好，不用说早已远近驰名，从烧鸭烤猪到爆炒涮溜，无所不精，尤其出名的是“水晶肘子”、“蒜泥白肉”，堪称双绝，百吃不厌。

吃饱喝足，时候可也差不多了。

一个人走，大家伙都似坐不住，纷纷吆喝着算帐离开。性子急的，来不及上车，干脆就在这里当众换起了衣裳。人人跟前都有个听差的跟班儿，官大人脱下便袍，换上官衣，摇身一变，气势立有不同，这就不便再像刚才一样随便玩笑说话了。

此去“正阳门”不过一箭之遥。

旭日东升。皇城“三大殿”的金色琉璃瓦，在秋日朝阳照射里，璀璨出一片刺眼的金黄……。

此时，金钟声、玉磬鸣，已到了早朝时刻…。

老大人好涵养——眼看着一千同僚朝官走的差不多了，这才放下筷子，由那个漂亮的跟班儿手里接过了新沏的龙井香茗。

揭开青花细瓷的碗盖儿，那么不急不躁，慢条斯理的撇着茶叶沫子，缓缓的呷上一口……。

三个同桌的官人，可没有他老人家的涵养，“朝服”早就

穿戴好了，只是老人家不招呼，谁也不便僭越先行。

“耐住点性子，迟不了！”

李老大人总算开了金口：“官家昨儿晚上在‘豹房’玩了多半宿，瞧着吧，今儿早朝八成儿起不来，有得磨蹭，还早着呢！”

既然官居“不倒”，自然有他的火候功夫。

经他老人家这么一提，三位官人这才心里一块石头放落下来，相继的端起了茶碗。

喝了两口热茶，老大人这才想着还没“净脸”。

当时有人伺候着银盆打水，洗漱一净，接下来六名侍从搭成一面肉墙，取过了他的一品“官诰”——蟒袍玉带。真就像戏台上那般模样，三四双手，侍候着他老人家一个人，总算换上了官衣。

衣服换好了，总该走了吧？

不！还有一会子好磨蹭。

频频眨动着一双灰白色的花花“寿”眉，李老大人那张长方形的“目”字脸上，气色阴沉。

这才聊到了正题上——

“今天这个早朝……”

目光抬起，直视向对座的曹同：“子秋，我叫你给潘侍郎传的话，你带到了没有？”

“这……”曹大嗓子翻着一双肿泡眼：“去过他府上，不过……潘大人玉体欠安，在帐子前面说不了几句……糊糊涂涂，也不知道他老听进去没有……”

李老大人“哼”了一声，慢吞吞的说：“谢于乔走了以后，我最担心的就是他（注：谢迁号于乔，原东阁大学士，因上名谏杀刘瑾等八名宦官，而遭罢黜），他的性子太刚，眼前这个场合，有眼睛的人，都应该看看清楚，何必呢，犯得着吗，劝他忍着点

儿……你明白我的意思吧！”

“这……卑职明白。”

“老大人想要潘侍郎不说话？太晚了！”说话的郭顺，小个子，留着八字胡，湖南人，任职户部，官位郎中。由于尚书韩文的官位不保，人心动摇，因此“见风转舵”，伺机托庇于李老相阁，俾冀能保住原来官位，这几天尤其走得特别热乎。

听了他的话，老大人吃了一惊。

“怎么回事？”

“卑职昨天才听说的，”郭顺抱拳回话说：“潘大人的折子已经上去了……”

“啊——？”

“潘大人的折子，不仅仅参了焦相阁一本，便是对司礼太监也颇有微词——”

“坏了！”李老大人为之瞠目结舌：“他到底还是忍不住……坏了事了……这两天因为我没有上朝，偏偏就有了这种事……这可怎么是好？”

曹同怔了怔，红着脸说：“潘大人的官声很好，平素很少说话，说不定……”

“你知道什么？”李老大人摇头叹息道：“刘老相阁、谢老相阁、韩老尚书这些人哪一个官位不比他大？如今又怎么样了？几次‘廷杖’——有眼睛的人都应该瞧出来了，官家那里，如今是不许人再说话了……”

几句话，说得各人透心发凉，面面相觑，作声不得。

“看起来，他这个侍郎是做不下去了！”

忽然，老大人眼角涌出了热泪：“丢官事小，今日早朝这一顿棍杖，只怕便要了他的性命……却是何苦来哉？”

曹同“唉呀”一声，面色苍白地道：“既是这样……老相阁

……你老要救他一救……”

“难……”老大人木讷说道：“我与他三十年交情，还用你来关照？只是这一次怕是帮不上他的忙了……早些时候焦芳已代传官家的话，要我少管闲事……这话当然不是官家说的，我当然知道是谁说的？你们也知道是谁说的……”

外面来人催驾，老相阁的八抬大轿已经备好——他是几个特准“紫禁城”乘轿的年老重臣之一，舆驾可以直抵“太和殿”，不受干涉。

其他各人可就不同了，在宫门之前“文官下轿，武官下马”，往后还有好一阵子路途要走。

当官的并非事事如意，一本难念的“官经”，可不是人人都能念得下去，酸甜苦辣、五味俱全，个中滋味，便只有他们自家心里有数了。

早 朝

李东阳不幸言中——

兵部侍郎潘照告人不成，害了自己。诏责削去侍郎官职，廷杖“午门”。

大学士李东阳、王博跪请不准，再请为刘瑾挡了驾。当廷传刑，押潘照赴午门，即刻执行。

一片金风，飘下了桐叶几许。

时令深秋，殿檐下，乍见燕子似裁衣……

一溜子校尉吆喝声中，潘侍郎直押午门，出御道东侧，那一片青石板地，便是行刑的地头。

在八名锦衣卫左右押赴之下，潘侍郎两腕紧缚，每过一扉，身后的黑漆铁门即行关闭，发出震耳的碰击声，惊飞起一天的鸽子，尽自在天上打转。

这般廷杖却不曾吓着了潘照。

他虽是进士出身，却久战沙场，干过宣化镇的总兵，也曾陪同前兵部尚书刘大夏治过黄河，为朝廷立过大功，忠心耿耿，此心可对天日，不期今日却落得了如此下场。

仰视白云，发出了幽幽一声叹息。

久病新愈的身子，显得单薄了些，尤其是那张脸，白中透青。额面天庭，一片乌黑，显然正是大难当头了。

“刑不上大夫”自古皆然。

今天的情形可就不同。

始作俑者，当属本朝开国太祖皇帝，此后也就屡见不鲜，那时候的廷杖，充其量只是一种羞辱，隔衣垫毡，受责之人并无人身伤害，哪里像今日情形，一场廷杖下来，能活着不死的倒成了“幸数”。

潘侍郎这一霎毋宁才觉着了后悔，后悔没有早听李老相阁的一番忠告，如今可是什么都完了。

占地不大的那一片青石板地、天井院子，当就是行刑的地方了。

三面高墙、一方箭道——

此时此刻，箭道两侧，锦衣卫两列站立，衣红裙、襖衣。各人怀中抱着一根红通通的枣木“鸭嘴杖”，少顷行刑，料必是这些家伙。

潘照远远站住，身边人嘱咐他暂时在一只石鼓上坐下。

“大人好生歇着，还有会子好耽搁。”

说话的廷卫，紫黑脸膛，四十开外的年岁，边说边自叹息，往前蹭了一步，小声道：“大人不认识我了？小人早先在兵部当差，听候过大人的差遣，就是那两年治河时候，也没离大人左右——”

“哦……!?”

“小人姓张……张铁柱……”

“啊——你是铁柱子!?”

一惊以喜，恍若身在梦中。

“对了，小人就是铁柱子。”

张铁柱叹了一口气，指着身边另一个廷卫道：“这是小人的好友黄明，早先也在兵部当差，我二人对大人的处事为人都确实敬佩，大人不必顾忌，可以放心说话。”

黄明左右打量一眼，支使着另外四人，大声道：“过去，到前面站着去!”

四校尉应了一声，走向前道槐树下站住。

如此一来，说话可就方便多了。

张铁柱咳了一声：“我二人如今在西厂当差，只管捍卫押解宫廷中事，打人的事例由东厂负责。早先就听说那个姓焦的（指焦芳，时任户部尚书）与大人不对，却不知道大人也得罪了这个活阎王，今天情形，看来对大人不利，回头对答，大人千万要小心仔细，免得眼前吃亏……”

几句话说得潘照热泪滂沱直下。

“铁柱子，这朝廷中事如今不要再谈了……回头廷杖却赖你暗里打点关照才好……”

“来不及了……”

张铁柱苦笑道：“事情太快……眼前情形，大人也看见了，打人的事是东厂负责，那边虽有几个朋友……眼前不是说话

的时候……”

黄明凑前道：“有话快说，时候到了……”

潘照看了一眼，站起来叹息道：“也就没有什么好说的了，回头如有不测，夫人那边……”

“这个小人省的！”张铁柱道：“大人担待！”

昂首前视，便自不再说话。

一行脚步声，踏进眼前，敢情是有人来了。

廷 杖

来者七人。

清一色滚红蓝缎子官衣，黑纱长帽，斜跨腰刀——便是“东厂”锦衣卫士的穿戴打扮。

却由一个隶属“内厂”的高瘦太监，前头带领，直趋而前，一直来到面前站定。

“潘大人请吧！就别叫咱们费事了。”

两句话出口，往边上一站，这个太监勾了一下右手袖子：“带住——”

六名东厂卫士，一边三个往潘照身边一站。

“潘大人——”高瘦太监一脸轻浮的笑着：“横竖就是这么回事，您是带过兵的，吓不着您，千岁爷可是来啦，请吧！您哪……”

潘照冷冷哼了一声，却把一双灼灼目神，转向一旁的张铁柱打量一眼。

俱在不言中了。随即在一干锦衣校尉押解之下，直趋而前。